

停泊在小巷的回憶——飛機攬伴我們走過的七十年代 潘麒智（小文）

受訪者：郭鑒基

時間：2009年11月—12月

地點：旺角倫敦大酒樓三樓、旺角登打士街通往碧街後巷、豉油街彌敦道行人隧道。

引言

馬國明在〈在街頭尋找香港本土文化的生母〉一文中提到，從前殖民地統治是將一個外來政權強加於某一地方，當然會排斥當地的一些人和事，在香港的殖民地歷史裡，被排斥的卻不是中國文化，而是香港社會低下階層在香港土壤裡艱辛孕育成長的事物。

時至今天，回歸後的香港政府，情況亦未有改變，小市民的難苦故事，就只能以口述歷史的方式記載，這也是小市民為自己留聲，為歷史作見證的最好機會。同時，也可為我們香港本土的文化，寫下日常生活政治、文化霸權政治、歷史論述以外，一直被禁聲、消聲、滅聲的一群人，留下最真摯的社會真實面。

小時候，食物種類繁多，有些當時流行的地道美食，今天已經變得不常見，又或已消聲匿跡，偶然想起或再遇上的話，我們都會記起那種味道，甚至透過回憶的味道，勾起不少童年往事。飛機攬是依附着城市空間生存，曾於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盛極一時的民間食品，也是香港土生土長的涼果小食。坊間大部分的書籍及

相片，都沒有了一本或一張相片具體提到或拍到「飛機攞」，令這民間涼果小食更添神秘色彩。

在網上搜尋，輸入「飛機攞」三個關鍵字，輕易而舉便找到一些關於飛機攞的資料，不過內容卻是千篇一律，都只是網友道聽途說或互相複製，從沒有人認真考證。例如在網上流傳的一個說法，以為飛機攞的名稱是伶王新馬師曾鄧永祥主演的一套電影《夫妻和順攞》（1959）衍生出來的，實在有所誤解。據一位電影界老行尊表示，《夫妻和順攞》這套電影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；但飛機攞得以發揚光大，《夫妻和順攞》這套電影居功不少。

誠如李照興在《潮爆中國》所言，我們從來沒有好好問過自己城市的歷史，一切熟悉的，都以為是理所當然。直至當我去重新發掘，才發現這個被改頭換面，變得冷酷又拜金的城市，在時間的流逝中，原來也曾有過一段又一段的共同回憶，不過，一切的回憶，卻又被人為的影響和無聲無息的歲月靜靜地偷走。飛機攞便正好是被香港的城市發展逼至無法立足，在我城裡消失的事物。對我來說，飛機攞不但是伴我成長的涼果，更是立體地呈現當年香港的城市風貌和小市民生活面貌的記憶體。偶然在街上遇上賣攞的販子，我也會買幾粒來吃，但攞的味道，始終不是我童年時所吃的那一種飛機攞的味道。飛機攞消失了，販子拋擲飛機攞這種民間絕技也消失；不單在我的生命中消失，也從現今社會消失了。探討飛機攞的由來，意義不僅是懷舊，更在於控訴這個城市的發展主義；探討飛機攞有如在一堆頹垣敗瓦中發掘出昔日生活中珍貴的事物。

筆者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期間，每天約見飛機攞真正創製人基伯，在他開檔前於旺角倫敦酒樓見面，透過對談的方式，在基伯僅有的記憶中，找尋關於「飛機攞」和我們這個城市的故事，筆者甚至跟基伯在登打士街的后巷和豉油街的隧道開檔，深入了解基伯和「飛機攞」之間的點滴。雖然，基

伯年事已高，記憶較為遲緩，但對於昔日辛酸的經歷，仍然歷歷在目，尤其當提到賣飛機欖的細節，他仍然沒有忘記。透過這段時間的詳細面談，筆者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基伯就是真正創製飛機欖的人。特別是我三歲開始便認識基伯，當然他不認識我，認識基伯是因為他跟我們一眾在石硤尾徙置區長大的一群，有着千絲萬縷的微妙關係，基伯的出現，在我成長的過程中，佔據着不少回憶，縱使我們本來互不相識。

我出生於七十年代，那時的資訊並不發達，生活空間既單純亦撲實，由於當時家庭計劃並未普及，除父母外，家中還有十五兄弟姊妹，為了令我們眾兄妹穿得暖吃得飽，爸爸從早到晚都在工作，而媽媽也會拿些半製成品回家帶領我們加工，一邊照顧我們，一邊賺取微薄的酬勞，算是幫補家計。除了會行會走的哥哥和姊姊能令父母放心一點外，媽媽每天都是背一個、左一個、右一個、抱一個、地下放一個的，把我們作「貼身」照顧。我的家，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六、七十年代屋邨家庭現實生活寫照。事實上，這也是當時石硤尾邨居民的實況。

我們本是石硤尾木屋區的居民，一九五三年石硤尾木屋區大火，將遍佈整個山頭的木屋區燒毀，當時的政府為安置災民，於是就急就章，借用了英國監獄的建築藍圖，稍作改動後，斥資興建二十九棟 H 形的七層高徙置區供災民入住，從那時起，我們家亦得以被安置到石硤尾邨 T 座，亦即是後來的第八座，六樓其中一個單位居住。由於石硤尾邨是徙置區，遷進的居民大部分是單純兼學歷低的草根階層，只要管教稍欠妥當，小朋友都恐怕會變成邨中的壞分子或無王管的街童，糾眾結社，到處惹事生非，給人家麻煩。因為媽媽深信不落街，不到球場玩，我們就會乖，所以，我小時候的活動範圍，就只局限在家門外的橫騎樓走廊和樓梯口。為怕我們誤入歧途，父母親都會一味靠嚇，騙我們會有「携子佬」捉人，又訂定了嚴格的家規：「除了上學外，就不許落街！」但偶然地又會恩威並施，和善的對我們說：「你乖，等陣飛機欖嚟，我就買飛機欖你食！」其實即使吃不

到飛機欖，飛機欖販子的光臨是所有徙置區小孩的賞心樂事。

置身在七層高建築樓群的我，每天起床後都會乖乖的呆在家門外橫騎樓走廊盡頭往外望，看着每家每戶的生活，早上看人家返工，黃昏看人家收工，但更令我期待的，是飛機欖的到來。那時每家每戶的門窗，都是向着有陽光的地方，人與人之間，沒有秘密，街坊街里縱使朝見晚見，大家口中說着的，都是互相問好的說話。見到對面樓的街坊，即使不打招呼，也會揮揮手問好。

當年七層高徙置大廈，單位內都不設廚房和廁所，居民要洗衫或清潔梳洗，就要到設在各樓層兩座相連的中間位置，供居民使用的公眾洗衣房（又叫水喉腳）、廁所和浴室進行。而每家每戶為方便煮食，都會到石硤尾工廠大廈的山寨，廠購買一個以鋅鐵板組合而成，高度、濶度和深度都恰到好處，可容納兩個火水爐的煮食爐，放置在家門外鐵窗前的走廊空間當廚房作煮食之用，解決一日三餐需要；爐枱底部，更是一個小小廚櫃，用作擺放煮食用具，設計充滿民間智慧。

那個年頭，洗衣機還未盛行，大家必定趁早上的時間，趕快到水喉腳洗衣，因為只要有鄰居在洗衫，大家都會互相幫忙，而那個時間，亦是各家各戶交流消息的好時機。那個師奶嫁女，那個叔叔娶老婆，那家安裝了電話、電視，飛機欖去了那裡等重大消息，都會從洗衫時間中互通發放，我也會從成年人口中收料，了解飛機欖動向，好讓晚間有話題跟其他小朋友吹噓。鄰舍互相幫忙、守望相助，是那個年代的社會特徵。而這亦正是 Henri Lefebvre 所指的 *Spatial Practice*。洗衫後，大家又會各自用膠桶盛水回家準備煮午飯，忙得不可開交。

早上的家務時間過後，黃昏又是大家各有各忙的時候，家家戶戶都同一時間開爐煮飯，飯香餸香飄散每一個角落，萬一鄰家的叔叔加班而來不及煮飯，也會來我家食「游擊飯」，媽媽好，總不會難為人家，加雙筷、多隻碗就一起食飯，從不

計較，也從不要求人家交伙食費，有時人太多，又會主動到燒味檔斬料，姐姐們的同學有樣學樣老遠由九龍仔走來我家一起食「游擊飯」，結果一餐飯十幾二十人一齊食也是經常發生的事，由於斗室地方小，大家夾了餸就會自動自覺走出門口食，青菜白飯送萬家燈火，是當年徙置區的奇觀。那個年頭，雖然大家同樣活在貧苦當中，但守望相助、同舟共濟，是我們那代人與人之間必然存在的相處方式。

晚飯過後，才不過七點，大伙兒都會由家中拿出帆布床，或那張六七十年代最盛行的摺合尼龍床到橫騎樓抖涼，準備晚上睡覺之用，由於這是約定俗成的習慣，所以從來也沒有出現爭位的情況，偶然地方不足，隔離鄰舍也不會為此吵鬧，只會互相借位，為的只求和和氣氣，令辛勞的一天可換來一晚安睡，抖擻精神後再迎接新的一天。

沒電視機的日子，我和鄰家的孩子無須秉燭，也能夜談直至朦朧間進入夢鄉，那天飛機攬有沒有來，怎樣表演，由那裡走來，往哪裡去，也必定會是我們夜談的重要議題，雖然，大家的所見所聞都是來自同一的天空，但心裡的天馬行空，卻是完全不一樣的事。這些日子，讓我們左鄰右里建立了深厚真摯的感情，為人母親的，都把你的孩子當成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就等於你的孩子，小朋友的世界中，你的媽媽就像我的媽媽，我的媽媽也等於你的媽媽；昔日鄰里的感情，與今時今日冷淡的鄰里關係，可以互不揪睬的住了幾十年也不知曉鄰居的姓名、姓氏，年青一代更可以全無溝通，連打招呼都覺麻煩的的境況，完全是十碼子的事。

飛機攬飛越徙置區

像我一樣未足歲上學的小朋友，樓梯口就是我們的天與地，跳飛機、拍公仔紙、射波子、放膠袋等甚麼玩意都玩，但閒來最專注的活動，就是一字排開的站在橫

騎樓走廊上看飛機在頭頂飛過，那是我們的瞭望台，從早到晚，百看不厭。對於飛機飛過所帶來的震耳欲聾的引擎巨響，我們都不覺得是大問題，只管跟它鬥大聲叫，但更令我們引起興趣的，卻是飛機攪販子彈奏長琴所發出的清脆琴音。

琴音借助大廈包圍製造出迴響，讓我們一班久候的小朋友，馬上都會瘋狂起來，追着琴音衝去，因為我們都知道，期待已久的「飛機攪」時間終於到了。雖然，大人的表現沒小朋友一樣瘋狂，但知道飛機攪來了，就會像打仗一樣，好好把煮食爐具收好，把坑渠位蓋好，或把有食水的地方掩蓋好，然後就齊齊走到橫騎樓看表演，又或準備包好的錢，購買這味美的飯後甜品。

那個年頭，除了自創的遊戲外，小朋友的消閒娛樂幾乎是零，生活的空間，來來去去都只限在居住和上學的地方，涼果小食雖然盛行，但對小朋友而言，也是可遇不可求。只有偶然行為表現良好，大人都會給我們一、兩分錢作獎賞，當我們有錢的時候，都會夾「斗零」（即五分錢）合股購買一條仔條分甘同味，因為是分着吃，吃的時候往往會吃得更高興、更美味，但無論怎樣好吃，吃的都只得兩個人，所以還是有不足之處。相對飛機攪，仔條就失色，因為飛機攪「斗零」有三粒，可以給三個人分享，飛機攪核更可以沖水飲，雖然味道不算好，但每當飛機攪來的時候，總惹得我們一班小朋友開心得在橫騎樓發狂的亂跳和大叫。

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，賣飛機攪的販子會在街上沿途叫賣。當來到我們七層 H 形的徙置區時，販子總會站在 H 形的單邊地下中央，像站在舞台一樣，彈着長琴大唱那毫無音樂感的「飛機攪歌」，因為販子所站的位置，正正被三面包圍，當販子操着那豆沙喉以大戲腔唱「飛機攪……飛機攪……」時，那迴音特別大，我們一班小朋友定會撲出樓梯口在橫騎樓看飛機攪表演。情況有如現今樂壇的天王天后到紅館開演唱會一樣熱鬧。

飛機欖雖然唱歌難聽，但仍會努力的唱，直至有客人叫買為止，但通常唱兩句之後，他已經忙着擲欖。不過如果有人想買來吃，首先就要用紙（通常是用隨手拈來，薄薄的那種日曆紙）包著錢，然後走到橫騎樓揮手示意大叫：「飛機欖！」讓販子看到自己的位置後，再把包好的錢拋到販子附近，販子會敏捷地用帽子接錢，收到了錢檢查過後，不管是最低的一樓還是最高的七樓，都一樣可以準確地將飛機欖拋到顧客手中。其訓練有數，如放飛機仔一樣神乎其技，百發百中，贏得圍觀的街坊陣陣掌聲！有些街坊明明是住在二、三樓，但為看飛機欖表演，會故意走到六、七樓叫飛機欖，考驗販子的投擲能力。偶然客人會失手接不到飛機欖，又或者飛機欖跌了落坑渠，但因為販子收了錢，必定做到童叟無欺，所以，無論怎辛苦也好，一定會將飛機欖拋到客人那裡為止，十分專業。

對於飛機欖販子的好身手，我們一班小朋友都百思不得其解，有時，我們閒來趁家長不在家時，會偷偷走到樓下飛機欖站立的位置，嘗試將像似飛機欖的物件拋上樓，但無論怎練習也好，最多亦只能拋上一樓，試過有幾次我們更邀請一些大哥哥「示範」，但同樣，最多只能投擲到二樓，好難才投得上二樓以上的位置，所以，飛機欖的出現，每一次表演，總令我們嘆為觀止！

有時，我們一班小朋友有錢買欖的話，當然會分甘同味，一粒兩份食，但沒錢的話，就要看看運氣，分頭行事，檢拾販子誤投的免費飛機欖來吃。又或者，派兩個家教不太嚴的小朋友，跟着販子遊村做幫手叫賣，待販子做完生意後「有醒」，給我們免費飛機欖吃。所以飛機欖販子入村，身後總有十幾個小朋友跟着叫：「飛機欖！飛機欖！」熱鬧得不得了！

消失在樓群中的飛機欖

一九八零年石硤尾邨徙置區開始重建，我們由七層高的舊屋搬到十三層高的新

屋，我家窗戶對着的，正正就是有五十多年歷史，在這個講保育的年頭，即將被活化成為青年旅舍的四十一座美荷樓。

雖然，搬新屋對我們一家而言，生活環境的確改善了，我們有自家的洗手間、廚房和睡房，但最令我吃不消的，是那突如其來的改變。首先，每家每戶的門口，由處處見陽光的變成燈光昏暗的走廊冷巷，縱使跟鄰居家家戶戶門口對門口，但每次跟鄰居打招呼，總換來不理不睬的冷淡對待，久而久之，家規也變得更嚴，連門口也不能出。從前走到橫騎樓看飛機的日子，成為了生的絕響，每天，我只能像囚犯一樣，透過鐵欄做的窗框往外望，沒有其他小朋友，沒有路過的街坊，就只有我一個，困在窗框裡的世界。

隨着社會經濟改變，買飛機攬的價錢也不斷倍增，由「斗零」升至「一毫」、「五毫」、「一蚊」，甚至是最後的「兩蚊」。

那時賣飛機攬的販子，繼續在對面未拆的七層高美荷樓叫賣，有時，準備好錢了，想叫飛機攬，但身旁的姐姐卻潑冷水說：「籐線咩，呢度十三樓呀，點飛呀？」是的，十三樓很高啊，點飛呢？但在我心裡，賣飛機攬的販子是無所不能的！終於，有一次賣飛機攬的販子又在叫賣，我趁姐姐不在，就馬上從十三樓家中的窗口往下揮手，拼命大叫：「飛機攬！飛機攬！」

販子好快就聽到我呼叫，向我揮手示意，我也一如以往的將包好的錢拋下，同一時間，對面七層高舊樓的街坊也注意到我的叫聲，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賣飛機攬的販子身上，因為多年來，賣飛機攬的販子所拋的層數，極限是天台的路德會，將飛機攬拋上十三樓的高度，相信是賣飛機攬的第一次，街上路過的人，也停步準備觀看賣飛機攬的表演，只見賣飛機攬的販子拿出一包三粒的飛機攬，像射箭的人一樣，伸手彎腰一拋……飛機攬就由販子的手中，像飛機一樣快的直飛十三樓我家的窗口裡，圍觀的街坊無不為飛機攬拍手兼歡呼喝采！是十三樓的高度！

但記憶中，飛機攬販子只給我投擲過兩、三次，之後，對面的七層高也清拆，只拆剩訊息燈山山腳下的美荷樓，後來，連美荷樓的居民都搬走了，飛機攬也沒有再來。

隨着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，住宅樓宇的高度已經從唐樓的兩層高，急升至最高八十至九十層高，舊的唐樓、舊樓、七層高徙置區，也逐漸被拆卸，玻璃幕牆大廈，屏風樓林立，拋飛機攬的動作已經不可行，但在我心裡，仍舊懷念賣飛機攬的販子的好身手和飛機攬的味道，因為，他把我們那一代人的關係都拉近，我們都會為着一位陌生，但又熟識的身影喝采，更重要是那種獨一無異的飛機攬味道。

停泊在小巷的飛機攬

最近我路經油麻地地鐵站往旺角登打士街的一條後巷，看見一位賣攬的老伯，在熙來攘往的小巷，靜靜的座在一旁做生意，從遠而近，只見賣攬阿伯身前的箱子，寫有「飛機攬」三個大字，我心裡就想：「這個年代，人人都說自己是正宗，但實情所賣的都是冒牌貨，信你至奇！」

結果，不想多看，就急急走過。不過，當我急急走過之際，卻聽到賣攬的老伯跟身邊的人說話，雖然，說話不是向我講，但我卻認得這聲音，是童年時代，在我家樓下賣飛機攬販子聲沙沙的聲音！馬上回頭走到賣攬的老伯面前，要了一包飛機攬，與此同時，我也留意到販子身後擺放着一個又殘又舊的長琴，我猜想眼前的販子，會否就是童年時在我家樓下賣攬的販子。

拿着飛機攬思量，還是先與飛機攬相認，把飛機攬放入口中……就是這種飛機攬的味道了，沒錯，就是這種味道了！都將我童年走過的路，那一張張舊笑臉，那一幕幕的情節，由味覺開始一併的流轉到當年的模樣。是的，就是這種味道了，

我童年最愛的飛機欖，竟然停泊在這小巷中。細問之下，眼前這位滿頭白髮的基伯，竟然就是當年賣飛機欖的販子。遇上他，我仿佛遇上失散多年的親人！

飛機欖由來

基伯今年八十五歲，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，十三歲開始賣飛機欖，足足賣了七十二年。基伯姓郭名鑒基（基伯），生於一九二四年。由於當年教育未普及，辦學的機構為私塾或書齋，所以基伯的教育背景只是讀過三年書齋的學生，在當時社會而言，基伯已經算是有學識的一群。但因為基伯父親是大煙民，終日與鴉片為伍，照顧子女的責任，只能落在基伯母親身上，一個女人帶着三個孩子，勉強兩餐糊口，只可惜當時男女不平等的社會，女人能力即使多大，也不及男人，漸漸地，養家的責任就落在基伯身上。

三十年代，九龍還未完全開發，米價一毫子一斤，一般基層月薪大約只有三元至五元，工人要搵兩餐，就要到碼頭找機遇，當時深水埗一帶都是碼頭，基伯也會到碼頭碰碰運氣，等運到的時候，他會擲石仔解悶，偶然地，也會有陌生人主動要求較量比試誰掉石仔擲得遠，但由於技術好每次基伯都能獲勝。雖然，贏了沒獎，但卻給他想出一條創商機賺錢的好蹺。

那時，深水埗是一個碼頭，所有經商的人都會聚集於此，而這個地方，也是有錢人聚居的地方，碼頭兩邊，都有很多兩層高的建築物。碼頭充斥着各式各樣的貨品，買貨賣貨都是男人的天下，女人要知天下事，也只可從騎樓往下望。

碼頭每天都有不同的貨船到來，售賣各式各樣，價格有平有貴的貨品，不過，當中最多人買的，一定要數到售價最平一斤只售六仙的欖。欖又名杭，原稱甘草欖，最先出現於廣州西關，名稱特別多，有丁香欖、玉桂欖，而廣州亦有著名的「雞

公攬」。

飛機攬五毛錢創業

與其等運到，基伯情可創商機，學着成年人做生意，膽粗粗的問母親借了五毛錢入貨，再將攬兩粒或三粒一包的包好以一仙賣給客人，再配上一個二手長琴伴契，選定樓上的女性客人做目標，在二層高的樓群中叫賣，結果以擲石仔絕技創造了以紙包錢互掙交收的售賣方式，因為交易過程夠快，夠直接，人家就以當時最先進的發明品「飛機」來形容，因此基伯賣的貨品就得到「飛機攬」之稱。

當然，基伯也知道攬不是高檔貨，幾乎人有我有，為令貨品更有自家特色，賺到錢之後，他就依母親意見，以白攬為材料，再用甘草、陳皮、丁香、玉桂、鹽、糖等藥材醃製，令白攬酸中帶甜，放得久了也不變壞，加上甘草味濃，有止咳、潤喉，兼有戒煙功效，飛機攬更具自家製特色，漸漸地受到更多街坊歡迎。

雖然，當時也有其他人馬上抄躑，以吹奏着其他更響亮的樂器作招徠賣飛機攬，但因為他們都不懂投擲技巧，結果都是賣不成飛機攬。

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，基層工作時間多為朝九晚五，工作時間相當穩定，加上市民大眾娛樂不多，基伯賣攬多選擇黃昏過後五至七點，或公眾假期等黃金時間，最多人安座家中時叫賣，而售賣的地點則經常轉換，並無固定目的地，但都以九龍的石硤尾、李鄭屋、雞寮、大窩口等人多客多的地方為主，直至一九七二年海底隧道通車後，他偶爾才會乘巴士到港島賣攬。所以，早期的飛機攬，基本上只有住九龍，或在九龍工作的人才會有機會買到。住港島區的人想食飛機攬，就要託朋友代買。

基伯賣飛機攬初期投擲飛機攬時，偶然也有失手的時候，後來在包裝方面下了點功夫，經過多次改良，選用玻璃紙作包裝，再配合基伯的特殊投擲手法，飛機攬才能成功由地下飛上較高樓層。七十年代最高峰的時期，基伯每日工作的兩小時裡，就要拋過二百份（大約十斤）飛機攬，賺取接近十元或更多的利潤，對於當時月入只有十多元的勞動階層而言，這絕對是一份優差。但對於基伯而言，賣飛機攬只為養家，賣攬的時間雖然很少，但準備的時間，卻要用上一整天，為了賣多兩斤，分分鐘要通宵包攬。

七十二年來，基伯獨沽一味只賣飛機攬，一九四一年至四五年日本侵華佔領香港期間，他為逃難更賣攬賣到上廣州，至香港重光後才回流返港繼續賣攬。

1937年，十三歲的基伯開始賣攬，足跡踏遍整個九龍，礙於當時的交通未完善，也沒有人力車代步，基伯無論往哪裡，都只能徒步，完全沒有交通工具輔助，過香港區要舟車勞碌更為艱難，而且當年的香港區實為名門富戶所居住，所以基伯的生意都集中在九龍區。雖然受地域限制，但由於基伯努力遊走各區，其飛機攬聲名已在戰前傳遍九龍，是名副其實「飛機攬」的祖師。

飛機攬之所以是飛機攬，只因飛機攬用快過座飛機的「掙上樓」方法售賣，由基伯手中交飛機攬到客人手上的速度和過程，跟飛機飛天一樣快，在售賣的過程中既簡單又精彩，所以得此名稱。

五十至七十年代，是售賣飛機攬的黃金時期，相對今天人人走精面搵快錢的資本主義為先的社會生態，和扭曲得變質的享樂主義，那時候，小市民單純的價值觀、人與人之間的相處、社會發展，都展現出處處洋溢關懷的人情味，告訴我們人只要肯努力，生活總會有出路，這也是人們懷念的，期待的社會。

路是人行出來的，那裡有人在，基伯就拿着盛滿飛機攬的布袋往那裡去，遊走在我們的小小世界。只是，在香港急速的發展中，日新月異，包羅萬有的糖果零食店將舊有的涼果零食取締，飛機攬的生存空間，已經萎縮得接近垂死，加上政府又以發牌名義把民間創造的小食作規管，將一些霸權下認為不合流、不被認同的民間食品加以禁絕，飛機攬更日漸被人遺忘。

正如路邊政治經濟學作者馬國明所言，近年推行的市區重建，肆意剷平香港的橫窄巷，後九七後的香港社會空間，其實也不如亞巴斯所指的消失空間。公共屋村的改變，以至社會的發展，令基伯賣飛機攬不得不變招，將往日遊走的售賣方式改變。

從前至今，基伯和其他小販一樣，為逃避警察或執法人員拘捕的壓逼，都以不同的方式爭取生存空間，而基伯則選擇了打游擊形式的方法邊走邊賣，不過今日的社會，在城市規劃都市發展的霸權下，不斷將舊式樓宇拆卸，即使是具歷史意義的建築群亦不能留，玻璃幕牆為主的建築物舉目皆是，把生活空間壓迫令人透不過氣來，同時，也把從前大街小巷的人情味淹沒。加上樓層太高，從前售賣飛機攬的模式已經不合用也不可能用，基伯為求存，就要將飛機攬的售賣方式再改變，把遊走的飛行路線，改為停泊路邊，繼而打造一隻像飛機攬模樣，攬身以紅色字體寫上「飛機攬」三個大字的攬形綠色鐵皮箱，不叫賣、不投擲、不亂動的靜靜的坐着，在不擾攘的情況下，讓路過的客人知道他就是正宗的飛機攬，同時，基伯手上亦要繼續拿着他那用作叫賣時伴奏的長琴作生招牌，讓舊街坊一望就知，又或者讓我等失散多年的街坊上前相認。

登打士街後巷，風雨不改

年屆八十五歲的基伯面對城市的改變，情願不斷變招，也沒有放棄賣飛機攬，

更堅持到底做無牌小販，拒絕領牌，日日走鬼。「我唔係偷又唔係搶，去到邊賣到邊，賣咁多年都只係俾人拉過兩次！香港地有邊個未食過我啲欖呀？上到法庭個法官見到我，都讚我啲欖好食，人哋罰五百我都只係罰一百！香港政府知我賣欖，都特登叫人嚟攞走我個箱去博物館俾人睇啦，我依家用緊呢個箱，已經係第二個嚟喇！」

見證着香港變遷的基伯，最感難過的是飛機欖已經失去當初最大的特色：「以前啲樓唔高，大家都重會傾偈講兩句，但家陣啲樓愈起愈高，啲人又閃晒窗，用埋大聲公、擴音器叫兩個鐘都可以無人理，又或者去到公共屋村，唔係市政趕就有管理員趕，真係去邊都有運行！」

不過，為免令熟客失望，不管風吹雨打，陰天或晴天，基伯每日仍堅持開檔賣欖，中午一點至三點旺角登打士街後巷，三點至七點的幾小時裡，又會隨心上巴士，走遍港九新界十八區巡遊，繼續邊走邊賣飛機欖，晚上七點至九點又回到旺角豉油街隧道口，風雨不改。基伯跟客人之間的飛機欖交易，是完全沒有承諾，但卻靠得很近。「人哋知我喺嗰度開檔，會嚟搵我，唔可以要人等！」筆者伴着基伯開檔的大半個月裡，發現來幫襯的，八成都是舊客仔。客人來買飛機欖外，總不忘慰問基伯一兩句，叮囑這些又叮囑那些，親暱得令人誤以為倆家是一家人。

事實上，基伯也曾向筆者訴苦，指坊間有些奸商為做生意，經常都假借基伯名義認親認戚，自稱「正宗飛機欖」傳人，自認係基伯親生仔，售賣不正也不宗的飛機欖呢人。由於味道差異太大，客仔每當見到基伯時必會作出投訴，害得基伯大費周章解釋或澄清自己是沒有兒也沒有女。

都市面貌不斷轉變，也不斷把過去抹掉，人們會把所有事物以公利的眼光做判決，將過去、現在或將來的，以有意義或沒意義來分類，一些沒有人想起，又沒

有被記錄的東西，早晚都會跟人一樣塵歸塵、土歸土，長埋黃土之下，消失於歷史當中，或變成傳說的一部分，甚至是真是假，或許已不再重要。